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
我们的村庄

刘庆邦 著

到城里去

卧底

哑炮

我们的村庄

主编：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主编：孟繁华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
我们的村庄

刘庆邦 著

到城里去

卧底

哑炮

我们的村庄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 ·

© 刘庆邦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的村庄 / 刘庆邦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2.10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)
ISBN 978-7-5313-4303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3744号

我们的村庄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65mm×230mm

字 数 237千字

印 张 15.25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投稿网址 www.chinazuojia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东北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4303-5

定价: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3888115

目录

● 到城里去	001
● 卧底	063
● 哑炮	125
● 我们的村庄	185

布老虎 中篇小说 书系

Bulaohu
ZhongpianXiaoshuo
Shuxi

到城里去

嫁人之前，宋家银失过身。不

然的话，她不会嫁给杨成方。杨成方个子不高，人柴，脸黑。杨成方的牙也不好看，上牙两个门牙之间有一道宽缝子，门牙老也关不上门。这样牙不把门的男人，要是能说会道也好呀，也能填话填话人。

杨成方说话也不行，说句话难得跟从老鳖肚里振砂磙一样。老鳖的肚子里不见得有砂磙，谁也没见过有人从老鳖的肚子里抠出砂磙来。可宋家银在评价杨成方的说话能力时，就是这样比喻的。宋家银之所以在和杨成方相亲之后她强点了头，因为她对自身心中有数。既然身子被人用过了，价码就不能再定那么高，就得适当往下落落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听媒人介绍说，杨成方是个下人。宋家银的母亲托人打听，杨成方在县城一个水泥预制件厂打楼板，不过是个临时工。临时

到城里去

一

嫁人之前，宋家银失过身。不然的话，她不会嫁给杨成方。杨成方个子不高，人柴，脸黑。杨成方的牙也不好看，上牙两个门牙之间有一道宽缝子，门牙老也关不上门。这样牙不把门的男人，要是能说会道也好呀，也能填话填话人。杨成方说话也不行，说句话难得跟从老鳖肚里抠砂礅一样。老鳖的肚子里不见得有砂礅，谁也没见过有人从老鳖的肚子里抠出砂礅来。可宋家银在评价杨成方的说话能力时，就是这样比喻的。宋家银之所以在和杨成方相亲之后勉强点了头，因为她对自身心中有数。既然身子被人用过了，价码就不能再定那么高，就得适当往下落落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听媒人介绍说，杨成方是个工人。宋家银的母亲托人打听过去，杨成方在县城一个水泥预制件厂打楼板，不过是个临时工。临时工也是工人，也是领工资的人。打楼板总比打牛腿说起来好听些。那时的人也叫人民公社社员，社员都在生产队里劳动，挣工分，能到外头当工人的极少。一个村顶多有一个两个，有的村甚至连一个当工人的都没有。宋家银却摊到了一个工人，成了工人家属。这样的名义，让宋家银感觉还可以，还说得过去。

宋家银还有附加条件，不答应她的条件，杨家就别打算使媳妇。杨成方弟兄四个。老大已娶妻，生子。杨成方是老二。老三在部队当兵，老四还在初中上学。他们没有分家，一大家子人还在一个锅里要勺子。宋家银

提的第一个条件，是把杨成方从他们家分离出来，她一嫁过去，就与杨成方另垒锅灶，另立门户，过小两口的小日子。第二个条件是，杨家父母要给杨成方单独盖三间屋，至少有两间堂屋，一间灶屋。这第二个条件跟在第一个条件后面，是为第一个条件做保障的，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不能实现。宋家银提条件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进门就能当家做主，控制财权，让杨成方把工资交到她手里。结婚后，她不能允许杨成方再把钱交给父母，变成大锅饭吃掉。她要把杨成方挣的钱一点一滴攒起来，派别的用场。宋家银懂得，不管什么条件，必须在结婚之前提出来，拿一把。等你进了人家的门，成了人家的人，再想拿一把恐怕就晚了。说不定什么都拿不到，还会落下一个闹分裂和不贤惠的名声。这些条件，宋家银不必直接跟杨家的人谈，连父母都不用出面，只交给媒人去交涉就行了。反正宋家银把这两个条件咬定了，是板上钉钉，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。杨家的人没有那么爽快，他们强调了盖屋的难处，说三间屋不是一口气就能吹起来的，没有檩椽，没有砖瓦，连宅基地都没有，拿什么盖。宋家银躲在幕后，通过父母，再通过媒人，以强硬的措词跟杨家的人传话，说这没有，那没有，凭什么娶儿媳妇，把儿媳妇娶过去，难道让儿媳妇睡到月亮地里！她给了对方一个期限，要求对方在一年之内把屋子盖起来，只要屋子一盖起来，她就是杨家的人了。这种说法虽是最后通牒的意思，也有一些人情味在里头，这叫有硬也有软，软中还是硬。至于一年之内盖不起屋子会怎样，媒人没有问，宋家银也没有说。后面的话不言自明。

宋家银提出这样的条件和期限，她心里也有些打鼓，也有一点冒险的感觉，底气并不是很足。好在对方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失过身的人，要是知道了她的底情，人家才不吃她这一套呢。宋家银听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说法，既然把话说出去了，就不能收回来，就得硬挺着。也许杨家真的盖不起屋，也许她把在县里挣工资的杨成方错过了，那她也认了。还好，宋家银听说，杨家的人开始脱坯，开始备木料。宋家银松了一口气，她觉得自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。三间屋子如期盖好了，只是墙是土坯墙，顶是麦草顶，屋子的质量不太理想。宋家银对屋子的质量没有再挑剔。她当初只

提出盖三间屋，并没有要求一定盖成砖瓦屋。在当时普遍贫穷的情况下，她提出盖砖瓦屋也根本不现实。

坯墙是用泥巴糊的。和泥巴时，里面掺了铡碎的麦草，以把泥巴扯捞起来，防止墙皮干后脱落。泥巴糊的墙皮刚干，宋家银就嫁过去了，住进了新房，成了杨成方的新娘。墙皮是没有脱落，但裂开了，裂成不规则的一块一块，有的边沿还翘巴着，如挂了一墙半湿半干的红薯片子。只不过红薯片子是白的，裂成片状的墙皮是黑的。结婚头三天，宋家银穿着衣服，并着腿，没让杨成方动她。她担心过早地露出破绽，刚结婚就闹得不快活。她装成黄花大闺女的样子，杨成方一动她，她就躲，就撅嘴。她对杨成方说，在她回门之前，两个人是不兴有那事的，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，要是坏了规矩，今后的日子就不得好。杨成方问她听谁说的，他怎么没听说过有这规矩。宋家银说：“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呢，你知道什么！”杨成方退了一步，提出把宋家银摸一摸，说摸一摸总可以吧。宋家银问他摸哪块儿。杨成方像是想了一下，说摸奶子。宋家银一下子背过身去，把自己的两个奶子抱住了，她说：“那不行，你把我摸羞了呢！”杨成方说：“摸羞怕什么，又不疼。”杨成方把五个指头撮起来，放在嘴前，喉咙里发出兽物般轻吼的声音。宋家银知道，杨成方所做的是胳膊人之前的预备动作，看来杨成方要胳膊她。她是很怕痒的，要是让杨成方胳膊到她，她会痒得一塌糊涂，头发会弄乱，衣服会弄开，裤腰带也很难保得住。她原以为杨成方老实得不透气，不料这小子在床上还是很灵的，还很会来事。她呼隆从床上坐起来了，对杨成方正色道：“不许胳膊我，你要是敢胳膊我，我就跟你恼，骂你八辈儿祖宗。”见杨成方收了架势，她又说：“你顶多只能摸摸我的手。摸不摸？你不摸拉倒！”杨成方摸住了她的手，她仍是很不情愿的样子，说杨成方的手瘦得跟鸡爪子一样，上面都是小刺儿，拉人。她又躺下了，要杨成方也睡好，说：“咱们好好说会儿话吧。”杨成方大概只想行动，对说话不感兴趣，他问：“说啥呢？”宋家银要他说说工厂里的事情，比如说干活累不累，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，厂里有没有女工人等。杨成方一一做了回答：干活不怎么累；一个月挣二十一块钱；厂里没有女

工，只有一个女人，是在伙房里做饭的。宋家银认为一个月能挣二十一块钱很不少。下面就接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，问杨成方以前挣的钱是不是都是交给他爹。杨成方说是的。“那今后呢？今后挣了钱交给谁？”“你让我交给谁，我就交给谁。”“我让交给谁？我不说，我让你自己说。说吧，应该交给谁？”杨成方吭哧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交给你。”尽管杨成方回答得不够及时，不够痛快，可答案还算正确。为了给杨成方以鼓励，她把杨成方的头抱了一下，给了杨成方一个许诺，说她到娘家回门后回来，一定好好地跟杨成方好。

宋家银回门去了三天，回来后还是并拢着双腿，不好好地放杨成方进去。她准备好了，准备着杨成方对她的身体提出质疑。床上铺的是一条名叫太平洋的新单子，单子的底色是浅粉，上面还有一些大红的花朵。就算她的身体见了红，跟单子上的红靠了色，红也不会很明显。她的身体不见红呢，有身子下面的红花托着，跟见了红也差不多。要是杨成方不细心观察，也许就蒙过去了。她是按杨成方细心观察准备的。不管如何，她会把过去的事瞒得结结实实，绝不会承认破过身子。反正那个破过她身子的人已跑到天边的新疆去了，她就当那个人已经死了，过去的事就是死无对证。她是进攻的姿态，随时准备掌握主动。她不等杨成方跟她翻脸，要翻脸，她必须抢先翻在杨成方前头。杨成方要是稍稍对她提出一点疑问，稍稍露出一一点跟她翻脸的苗头，她马上就会生气，骂杨成方不要脸，是往她身上泼屎盆子，诬蔑她的清白。她甚至还会哭，哭得伤心伤肺，比黄花儿还黄花儿，比处女还处女。这一闹，她估计杨成方该服软了，不敢再追究她的过去了。她还不能罢休，要装作收拾衣物，回娘家去，借此再要挟杨成方一下，要杨成方记住，在这个事情上，以后不许杨成方再说半个不字。

要说充分，宋家银准备得够充分了。然而她白准备了，她准备的每一个步骤都没派上用场。杨成方显然是没有经验，他慌里慌张，不把宋家银夹着的两腿分开，就在腿缝子上弄开了。宋家银吸着牙，好像有些受疼不过。结果，杨成方还没摸着门道，还没入门，就射飞了。完事后，杨成方没有爬起来，没有点灯，更没有在床单上检查是否见了红。宋家银想，也

许杨成方不懂这个，这个傻蛋。停了一会儿，杨成方探探摸摸，又骑到宋家银身上去了。这一回，宋家银很有节制地开了一点门户，放杨成方进去了。她也很需要让杨成方进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宋家银自己把床单检查了一下，一朵花的花心那里脏了一大块，跟涂了一层糨糊差不多。她把脏单子撤下来了。娘家陪送给她的也有一床花单子，她把桐木箱子打开，把新单子拿出来，换上了。这样不行，晚上再睡，不能直接睡在新单子上，要在新单子上垫点别的东西才行。好好的单子，不能这样糟蹋。杨成方出去了，不知到哪里春风得意去了。外面的柳树正发芽，杏树正开花，有些湿意的春风吹在人脸上一荡一荡的。小孩子照例折下柳枝，拧下柳枝绿色的皮筒，做成柳笛吹起来。柳笛粗细不一，长短不一，吹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。燕子也飞回来了，它们一回来就是一对。一只燕子落在一棵椿树的枝头，翅膀一张一张的，大概是只母燕子。那只公燕子呢，在母燕子上方不即不离地飞着，还叫着。好比它们这时候是新婚燕尔，等它们在这里过了春天夏天到秋天，就过成一大家子了。宋家银心里有些庆幸。杨成方没发现什么，没计较什么，过去的那一章就算翻过去了。她把撤下来的被单再一洗，过去的一切更是一水为净，了无痕迹。

不过呢，可能因为宋家银把情况估计得比较严重，准备得也太充分了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她觉得有些闪得慌。她把对手估计得过高，原来杨成方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看来杨成方的心是简单的心，这个男人太老实了。宋家银从反面得出自己的看法：杨成方对她不挑眼，表明杨成方对她并不是很重视，待她有些粗枝大叶。像杨成方这样的老实头子男人，能够娶上老婆，有个老婆陪他睡觉，使他的脏东西有地方出，然后再给他生两个孩子，他的一辈子就满足了，满足死了。他才不管什么新不新，旧不旧，也不讲什么感情不感情。吃细米白面是个饱，吃红薯谷糠也是个饱，他只要能吃饱，细粮粗粮对他都无所谓。宋家银认为自己怎么说也是细粮，把细粮嫁给一个不会细细品味的人，是不是有点瞎搭给杨成方了。渐渐地，宋家银心中有些不平。她问杨成方：“你回来结婚，跟厂里请假了

吗？”杨成方说：“请了。”“请了多长时间的假？”“一个月。”宋家银说：“结个婚用不了那么长时间，还是工作要紧。”杨成方没有说话。又过了一天，宋家银问杨成方，厂里怎样开工资，是不是每天都记工。杨成方说是的。“那，你请假回来，人家还给你记工吗？”“不记了。”“工资呢？扣工资吗？”“扣。”宋家银一听说扣工资就有些着急，脸也红了，说：“工人以工为主，请假扣工资，你在家待这么长时间干什么！”杨成方说：“别人结婚，都是请一个月的假。人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在家里待一个月不算长。”杨成方不嫌时间长，宋家银嫌时间长，她说杨成方没出息，要是杨成方不去上班，她就回娘家去。说着，她站起来就去收拾她包衣物的小包袱。妥协的只能是杨成方，杨成方说好好好，我去上班还不行吗！

二

杨成方的处境不如燕子，燕子一结婚，就你亲我呢，日日夜夜相守在一起。杨成方结婚还不到半个月，就被老婆撵走了，撵到县城的工地去了。

宋家银这样做，是出于一种虚荣。娘家人都知道她嫁的是一个工人，她得赶紧做出证实，证实丈夫的确是个工人。有人问她你女婿呢，她说杨成方上班去了，杨成方的工作很忙。有人建议她也到县城看看，开开眼。这时她愿意把杨成方抬得很高，把自己压得很低，说杨成方没发话让她去，她也不敢去，她啥都不懂，到城里，到厂里，还不够让别人看笑话呢！嫂子跟她开玩笑，说成方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这样急着往城里跑，别是城里有人拴着他的腿吧。宋家银说她不管，别的女人把杨成方的腿拴断她都不管，只要杨成方有本事，想搞几个搞几个。这样的对话，对宋家银的工人家属身份是一个宣传，让宋家银觉得很有面子。要是杨成方在她面前转来转去，她就会觉得没面子，或者说很丢面子。想想看，杨成方长得那样不足观，嘴又那么笨，简直就是一摊扶不起来、端不出去的泥巴。她呢，虽说不敢自比鲜花，跟鲜花也差不多。把她和杨成方放在一

起，就是鲜花插在泥巴上，就是泥巴糊在鲜花上。因了这样的反差，她有些瞧不起杨成方，对杨成方有点烦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这也是她急着把杨成方撵走的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原因，她要让杨成方抓紧时间给她挣钱。工人和农民的区别是什么？农民挣工分，工人挣工钱。农民挣的工分，值不了三文二文，只能分点有限的口粮。工人挣的是现钱。现钱是国家印的，是带彩的，上面有花儿有穗儿，有门楼子，还有人。这样的钱到哪儿都能用，啥东西都能买。能买粮食能买菜，能买油条能买肉，还能买手表洋车缝纫机。宋家银一直渴望过有钱的日子。有一个捡钱的梦，她不知重复做过多少遍了。在梦里，她先是捡到一两个钱，后来钱越捡越多，把她欣喜得不得了。她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，一再对自己说，这一回可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可醒来还是个梦，两只手里还是空的。她结婚，爹娘没有给她钱。按规矩，爹娘要在陪送给她的桐木箱子里放一些压箱子的钱，可爹娘没有放。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出四枚生了绿锈的旧铜钱，给她放进箱子的四个角里了。四个角里都放了钱，代表着满箱子都是钱，角角落落里都有钱。这不过是哄人的把戏，如给死人烧纸糊的摇钱树差不多。宋家银是一个大活人，她不是好哄的。她想把早就过了时带窟窿眼的铜钱掏出来扔掉，想想，临走时怕爹娘生气，就算了。做了新娘子的她，身上满打满算只有七毛五分钱，连一块钱都不到。她把这点钱卷成一卷儿，装进贴身的口袋里，暂时还舍不得花。杨成方临去上班，她以为杨成方会给她留点钱。杨成方没留，她也没开口要。毕竟是刚结婚，她还张不开要钱的口。

杨成方不在家，宋家银过的是一口人的日子。一口人好办，只要有口吃的，饿不死就行了。日子真的一天天过下来，宋家银才体会到，弄口吃的也不容易。她把家里的东西都清点过了。婆婆分给她一口铁锅，两只瓦碗，还有四根发黑的、比不齐的筷子。粮食方面，婆婆只分给她两筐红薯片子和一瓢黄豆。婆婆把红薯片子倒在地上。把筐拿走了。婆婆把黄豆倒在一片废报纸上，把瓢也拿走了。食用的香油，婆婆一滴都没分给她。点灯用的煤油，也就是灯瓶子里那小半瓶，眼看也快用完了。盐呢，婆婆也许只抓过去两把三把，现在一点都没有了。过日子不能老是淡味儿，得有

点咸味儿。短时间淡着还可以，时间长了不见咸味儿就不算过日子，日子就没味儿，人就没有劲。宋家银以看望婆婆的名义，到婆婆家里去了，她打算先解决一下盐的问题。婆婆家在村子底部的老宅上，去婆婆家她需要走过一条村街。她是新娘子的面貌，水梳头，粉搽脸，头发又光又鲜，脸又大又白。她穿的衣服都是新的，天蓝的布衫镶着月白的边。她浑身都是新娘子那特有的香气。

婆婆见宋家银登门，只高兴了一下，马上就警觉起来。婆婆欢迎人的时候，习惯用一个字的惊叹词，这个惊叹词叫咦。婆婆往往把咦拖得很长，似乎以拖腔的长度表示对来人的欢迎程度，咦得越长，对来人越欢迎。婆婆对宋家银咦得不算短，把宋家银亲切地称为他二嫂。宋家银不习惯这种夸张性的惊叹，她很快就把咦字后面的尾巴斩断了，把虚数去掉了。婆婆还不到五十岁，看去满脸褶子，已经很显老，像是一个老太婆。不过婆婆的眼睛一点也不呆滞，转得还很活泛。婆婆是有点烂眼角，眼角烂得红红的。这不但不会影响婆婆眼睛的明亮程度，还给人一种火眼金睛的感觉。嫁到杨家来，宋家银这是第一次与婆婆正面接触，仅从婆婆眼角的余光看，她就预感到自己遇到对手了。像婆婆这种岁数的人，灾荒年不知经过了多少个，是手捋着刺条子过来的，一根柴火棒从她手里过，她都能从柴火棒里榨出油来，若想从婆婆这里弄走点东西，恐怕不那么容易。宋家银一上来没敢提要盐的话，有新媳妇的身份阻碍着，她还得绕一会儿弯子。婆婆家两间堂屋，两间灶屋。堂屋是北屋，灶屋是西屋。宋家银和婆婆在灶屋里说话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就把婆婆放在灶台上的盐罐子看到了。盐罐子是黑陶的，看去潮乎乎的，仿佛早被咸盐淹透了。婆婆没有过多地跟她绕弯子，刚说了几句话就切入了正题。婆婆说她来得正好儿，婆婆正要去叫她呢。为给他们盖那三间屋子，家里借人家不少钱，塌下不少窟窿，那些窟窿大张着眼，正等着他们家去捂呢！这还不算，老三虽说在部队当兵，也得说亲，也得盖屋子。这屋子家里无论如何是盖不起了，就是扒了她的皮，砸了她的骨头也盖不起了，你说愁死人不愁死人。婆婆让他二嫂跟成方说说，挣下的工资攒着点，先还盖屋子欠下的账。宋家银意识

到，她和婆婆的较量已经开始了，谁输谁赢还要走着瞧。看来，她当初坚持把杨成方从他们家里拉出来，这一步真是走对了，否则，她一进杨家门就得背上沉重的债务，就会压得她半辈子喘不过气来。现在呢，她和杨成方拍拍屁股从家里出来了，反正她没借人家的钱，家里爱欠多少欠多少，谁借谁还，不关她的事。婆婆说让杨成方还钱，她也不生气。既然是较量，就得讲究点策略，就得笑着来。她对婆婆说：“有啥话你跟成方说吧。你儿子那么孝顺，他还不是听你的？你让他向东，他不敢向西。”婆婆承认儿子孝顺是不假，好闺女不胜好女婿，好儿子不胜好媳妇呀。婆婆说这个话，乍一听是给儿媳妇戴高帽，再品却是把责任推给儿媳妇了，她以后从儿子手里剥不出钱来，定是儿媳妇从中作梗。宋家银赶紧把高帽子奉还给婆婆了，说：“山高遮不住太阳，你儿子虽说结了婚，家还是你儿子当着。你可不知道，你儿子厉害着呢，你儿子一瞪眼，吓得我一哆嗦。这不，你儿子让我跟你要只鸡，说鸡下了蛋好换点火柴换点盐，我不敢不来。”婆婆一听就慌了，眼往院子里瞅着，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家里一共一只老母鸡，还是你嫂子买的。你要是把鸡抱走，你嫂子不杀杀吃了我才怪！”宋家银做出让步，说那就先不抱鸡了，让婆婆先借给她一点盐吧，她已经吃了两天淡饭了。和下蛋的母鸡比起来，盐当然是小头，婆婆没有拒绝借给她。婆婆站起来了，说：“我给你抓。”宋家银抢在婆婆前头，说我自己来吧。她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，铺在灶台上，端起盐罐子就往下倒。盐罐里的盐也不多了，她把盐罐子的小口倾得几乎直上直下，才把盐粒子倒出来。婆婆跟过去，心疼得像盐杀的一样，要宋家银少倒点儿，少倒点儿，宋家银还是倒了一多半出来。宋家银说：“娘，你不用心疼，等成方发了工资，买回盐来，我还你。借你一钱，还你二钱，行了吧！”婆婆不知不觉又使用了那个咦字惊叹词，她叹得又长又无可奈何，好像还带了一点颤音。这次肯定不是欢迎的意思了。宋家银有些窃喜，她抱母鸡是假，包盐是真。直说包盐，她不一定能包到盐。拿抱母鸡的话吓婆婆一家伙，把婆婆吓得愣怔着，包盐的事就成了。和婆婆的第一次较量，她觉得自己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。

杨成方上班去了三天，就回来了。宋家银回门去了三天，他去县城上班也是三天，时间是对等的，好像他也回了一次门。他是带着馋样子回来的。如同吃某样东西，他尝到了甜头，吃馋了嘴，回来要把那样东西重新尝一尝，解解馋。又如同，他知道了那样东西味道好，好得不得了，可让他凭空想，不再次实践，怎么也想不全那样好东西的好味道。他不光嘴馋，好像眼也馋，鼻子也馋，全身都馋。亏得杨成方不是一条狗，没长尾巴，要是他长着尾巴的话，见着宋家银，他的尾巴不知会摇成什么样呢。杨成方是天黑之后才到家的，大概他计算好了，进家就可以和老婆上床睡觉。

在杨成方进家之前，宋家银已顶上了门，准备睡觉。晚上她没有生火做饭，能省一顿是一顿。她也没有点灯，屋里黑灯瞎火。杨成方上班走后，她一次都没点过灯。原来灯瓶子里面的煤油是多少，这会儿还是多少。照这样下去，半年三个月，瓶子里的煤油也用不完。她不是不需要光明，她借用的是自然之光。天刚蒙蒙亮，她就起床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天黑下来了，看不见干活了，她就上床睡觉。她是典型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她认为睡觉不用点灯，不点灯也睡不到床底下。做那事更不用点灯，老地方，好摸，一摸就摸准了。听见有人敲门，宋家银没想到杨成方会这么快回来，心里小小地吃了一惊。她闪上来的念头是，可能有人在打她的主意，看她是个新崭崭的新娘子，趁杨成方不在家，就来想她的好事。她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嫁到这个村时间不长，认识的男人还不多，哪个男人这样大胆呢！她把胆子壮了壮，问是谁。杨成方说：“我。”宋家银听出了是谁，却继续问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！我男人没在家，有啥事你明天白天再来吧！”杨成方报上他的名字，宋家银才把门打开了。宋家银说：“我还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肉头呢，原来是你个肉头呀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”肉头的说法，让杨成方感到一种狎昵式的亲切，他满脸都笑了。他同时觉得，老婆一个人在家，把门户看得很紧，对他是忠诚的。回预制厂后，那些工友知道他结婚不到一个月就回厂上班，一再跟他开玩笑，说结婚头一个月，天天都要在老婆身上打记号，记号打

够一个月，才算打牢了。打不够一个月，中途就退出来，是危险的，说不定就被别人打上记号了。从老婆今天的表现情况来看，别人给她打记号的可能性不大。杨成方倘是一个会养老婆的人，会讨老婆欢心的人，这时他应当表扬一下宋家银，跟宋家银开开玩笑，说一些亲热的话，并顺势把宋家银抱住，放倒到床上去。可惜杨成方不会这些。宋家银问他怎么回来这么快，他甚至没有说出是因为想宋家银了，他说出来的是：“我回来看看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他是下班后才回来的。他的回答不能让宋家银满意，宋家银说：“有啥可看的，不看就不是你老婆了，你老婆就跟人家跑了？我还不知道你，就想着干那事，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。我看你只会越吃越瘦，柴得跟狗一样。”杨成方嘿嘿笑着，说宋家银说他是啥，他就是啥，他不跟宋家银抬杠。杨成方对宋家银还是有奉献的，他从随身带的一个提兜里掏出一块馒头大的东西，递给宋家银，让宋家银吃。宋家银以为是一只白馒头，打开纸包一闻，是肉味。杨成方说，县城有一条回民街，那里的咸牛肉特别好吃，特别有名，淹得特别透，里外都是红的。他特地买了一块儿，给宋家银尝尝。宋家银顿时满口生津。男人这还差不多，嘴头子虽说上不去，心里还知道想着她。老实男人并不是一无是处。但宋家银的嘴还是不饶人，说：“谁让你花钱买肉的，这样贵的东西能是咱们吃得起的吗！”她很想吃，也忍着口水不吃，摸黑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把牛肉重新包好，锁进箱子里去了。

二人上床做完好事，宋家银马上就跟杨成方玩心眼子。她觉得玩心眼子也很有趣，比做那种事还有意思一些。那种事直通通的，是个人就会做。心眼子五花八调，七弯八拐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玩的。她对杨成方说：“千万别让咱娘知道你回来，千万别让那老婆子看见你。要账的把你们家的地坐成井，那老婆子急得上下跳，正等着跟你要钱呢！”杨成方一听就当真了，问那怎么办？是不是他明天藏在屋里不出去。“你明天不去上班了？”宋家银在心里给杨成方画好了圈，想让他明天一早天不亮就往县城赶，就去上班，去挣钱。她不明说。杨成方给她买了那么一块瓷登登的咸牛肉，她不能马上就把人家撵走。她只启发杨成方，让杨成方自己说。杨成方果

然走进宋家银为他设定的圈子里去了，他说：“要不然，我明天趁天不亮就走吧。”宋家银说：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撵你走。谁不知道你工作积极？”

三

宋家银把杨成方买的咸牛肉尝了一点点，确实很好吃。她那么利的牙，那么好的胃口，若任着她的意儿，她一会儿就把馒头大的咸牛肉吃完了。不过她才舍不得吃呢。她有一个观点，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。她认为吃东西不当什么事，再好的东西，也就是从嘴里过一下，再从肠子里过一下，就过去了。有买吃的东西的钱，不如买点穿的，买点用的。买点穿的穿上身，别人都看得见。买点灶具、农具什么的，也能用得长久一些。她还主张，要是得了好吃的东西，自己吃了不如给别人吃，自己吃了什么都落不下，给别人吃了，别人还会说你个好，记你个情。

她把香气四溢的咸牛肉锁进箱子里，被老鼠闻见了，半夜里，老鼠把她的箱子啃得咯嘣咯嘣的。听声音，围在箱子那里的不是一只老鼠，而是许多只老鼠，还没吃到肉，它们已互相打起来了，打得吱吱乱叫。老鼠不是人，她不会让老鼠吃到肉。老鼠那贼东西，你把肉让它们吃完，它们也不会说你一个好。还有她的箱子，箱子是桐木做的，经不住老鼠持久地啃。她绝不允许老鼠把她唯一的一口箱子啃坏。老鼠啃响第一声，她就觉得跟啃她的心头肉一样。她翻身坐起，大声叱责老鼠，骂了老鼠许多刻薄的难听话。她的箱子放在脚头，本来没有头冲着箱子睡。为了保护箱子和牛肉，她把枕头搬到箱子那头去了。她不敢再睡沉，稍有动静，她就用手拍箱盖子，吓唬老鼠。她和老鼠斗争了一夜，一夜都没睡踏实。既然如此，她把牛肉吃掉算了吧，不，她带上牛肉，到娘家走亲戚去了。

到了娘家，她对娘说，这是杨成方专门给她爹她娘买的牛肉，是孝敬二老的。这牛肉好吃得很，也贵得很。中午做面条，娘切了几片牛肉放进